

寻找太阳城

西藏随笔

陈云 季翔 张谦 章晓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寻找太阳城

——西藏随笔

陈云 季翔 张谦 章晓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邬红伟
责任校对 马金宝
封面装帧 吴珊丹
插 图 何思广
封底图 韩书力
 巴玛扎西

寻找太阳城

——西藏随笔

陈云 季翔 张谦 章晓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字数 209 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309-01589-4/I·116

定价：12.00 元

序

复旦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趁假期长途旅行，远至西藏，一路上写了不少充满文化激情的散文，其中一部分，现正放在我的案头。几天来我经常翻阅，感受很多。

他们实在是值得羡慕的一群，那么年轻就走了那么远的路，居然不是为了打仗，为了逃难，为了流放，为了“上山下乡”，而纯粹是为了考察。中国兵荒马乱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放任于山水之间的青年旅行者，实在是久违了。有了他们，这块土地简直有点奢侈了，这真叫人愉快。

由于他们，一种比较地道的文化审视态度出现了。这种审视态度，并不仅仅是动用文史知识来诠释景物，也不仅仅是面对景物而浮想联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充满着无数问号、极有感觉弹性的文化软体，与自然和历史周旋。这种周旋是一种缘分，一接触就似曾相识，在探询对方的同时也探询了自身；探询过后，终身难忘，自然和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痕，而自己的生命中也留下了自然和历史。我想，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把“行万里路”看作是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的生命行为，西方旅行家的日记之所以至今令人百读不厌，都与此有关。这是一种在自然怀抱里冶炼生命的仪式，其崇高感和神秘感远在文句之外，文句只能是散落出来的一些依稀信息而已。但是，即便是捡拾这些信息，我已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强健而敏锐，昂扬而忧伤，面对这样的生命群落，怎么能不舒畅呢？

读后也有一些建议和希望。

建议：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文化感受尽量溶解在描述中，这就会更大气了。走在这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只有前者，才能更真实，更有感染力。

希望：不要把出版这样的散文集子看作是对文坛的迈进。你们还年轻，还要走很长的路，何苦才走几步就在什么“坛”上留连盘桓？停下了，就再也走不动了。赶快躲开那些烦人的所在，一心把握住自己的生命，让它在自然和历史中试炼。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别后退。

余秋雨

1995年9月19日凌晨

目 录

序

余秋雨

第一章 西藏行

张 谦

我寻找的世界(题记).....	(5)
青海青(西宁—格尔木)	(10)
一千一百六十六个路碑(格尔木—拉萨)	(18)
初到拉萨	(26)
远方流来的河(拉萨—林芝)	(37)
平凡人的歌(拉萨—日喀则)	(46)
给雪山披上一身的星星(拉萨—纳木错)	(53)
圣城拉萨	(61)
回到东方	(70)

第二章 西藏感觉

章晓野

西藏的早晨和傍晚	(83)
寂静的声音	(87)
过节	(91)
喝酒·聊天	(95)
拉萨日志	(99)
世外桃源.....	(104)
八角街.....	(108)
喇嘛群像.....	(111)

布达拉宫	(115)
花生·阿底峡·宗喀巴	(120)
朝圣	(125)
旅游者	(129)
小三和冬冬	(134)
滚滚红尘	(139)
西藏感觉	(143)

第三章 西藏的沉思

陈云

从东走到西:说说上海与西藏	(157)
盗侠	(161)
遗址	(165)
浪人	(170)
动物启示录	(176)
街头两景	(182)
语言的贫困	(186)
两支文明的告白	(193)
罗布林卡的雪顿节	(198)
永远的大昭寺	(206)
自然的呓语	(212)
94 心情:风筝之旅(结尾)	(220)

尾声 再说西藏

季翔 张谦

文明的冲突	(229)
-------	-------

后记

陈云

第一章

西藏行

张谦

去年的春天，几个人在小面店里，心里各自装了些被春色挠得发痒的念头。说起想去西藏，竟一拍即合，后来还真的去成了——引出直到今天的这么许多故事来。

张 镣

我寻找的世界(题记)

世界真大。

在这巨大的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家。比如我，对于湖南人而言，我的家在长沙；对于中国人而言，我的家在湖南；而对于外国人而言，我的家在中国。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够说，我的家在这个地球上呢？我想，这除非是我成为太空人，在浩渺的宇宙中某个远离地球的地方，邂逅了一位友好的外星人，当他问起我的来历时，我会拍拍这位 E. T. 的肩膀，指指高悬在天空中那颗蔚蓝色的星球，告诉他：“地球就是我的家！”

可我毕竟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我无法飘浮在虚无的太空中，远远地瞻仰这颗星球的全貌，将其想象成一个具体的家。地球对于我总是那么大，在我的视野之外还有着无穷无尽的世界。而我每天所见的，永远只能是这个巨大的家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头挤满了人，有我熟悉的，有我陌生的；有我喜爱的，有我厌恶的，仿佛就是我和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而实际上在世界这张巨大的网上，

我们只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结点，在我们之外，还有无数的人们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里，将我们这样的人类生活作着无休止的重复。我和亿万个和我一样的人，构成了这个世界，地球就是我们的家。可是在这巨大的家中，我，或者是某个具体的个人，又算什么呢？尽管根据混沌学的理论，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可能导致北美洲的一次飓风；我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这世界正因为我存在而有了特别的样子，发生了些特别的事情。但我头顶上广阔的天空却总是告诉我，这世界自有着她的尊严，而我则太小太小。

也许，从我具有生命那一天开始，地球就成为了我的家，我也因此而与整个世界同在；可是，我却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拥有她。

地球就是我的家。这个家的许多地方被锁在了一扇扇门的背后，我没有钥匙。父母为我选择了一个出生的地方，同时也将我关在许多扇门的外头。生命告诉我，每一扇门都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在门后头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应该去寻找，寻找钥匙，寻找失去的世界——那些我想拥有却无法拥有的世界。于是，我开始审视那一扇扇对我板着脸孔的门，猜想着里头的另一个世界。

可是这样的门有多少啊！人生就像一条黑黑的走廊，两边都是一扇扇紧闭着的门。每一扇门都将一部分世界与我分隔，剥夺了我人生的一些光明，又给了我一份诱惑：让我去打开它，去找回失去的世界，找回人生的光明。走廊的前方，在黑暗中有一个不可知却又不可逃避的终点，它叫做死亡，是一扇将我永远与全部的世界相分隔的门。我所寻找到的世界和人生的光明将突然被全部剥夺，留下来的将是永远的黑暗和失去全部世界的空虚。而在这一切之后，世界仍将是原来的样子，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

可我还是要去寻找，这是生命给我的使命。

门背后是什么呢？这对我几乎是个永恒的诱惑，使我不知疲倦地去寻找那些躲藏着的世界。可我常常感到失望，因为未知的并不总是好的，躲藏着的既有美丽的仙女，也有吸血的蝙蝠，以及我所

最不愿见到的无聊的重复。仿佛打开新居室的门，却发现旧屋中的全部家俱物什，连同里头的蟑螂和老鼠，早已抢在你前头塞满了新屋。重复使寻找失去意义。可世界不就是重复吗？不同的一群人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千篇一律的人类生活，而我的人生也是一连串重复的寻找。我究竟在寻找什么呢？那一扇扇的门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些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吗？

可是我若不去寻找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要我呆在原来那间小小房中，用梦想去弥补外面的世界里那些无穷的空白吗？可我还有生命啊，我还要生活啊！在这长长的走廊中，我不能只是在黑暗中静静地等，我不能总是让黑暗统治着我啊！也许我终将被黑暗吞没，被世界抛弃，但是在我曾经生活着的、爱着的那些日子里，我会去不懈地寻找，去打开甚至是撞开那些阻隔了我和世界的门！我该是多么的高兴啊！我所献给每一个日子的，是生命的驱使，是不可选择的命运！在我人生的走廊里，我在黑暗中跋涉和寻找，我终于使它连通起了更广阔的世界，拥有了更多的光明。在走廊的尽头，我会骄傲地向面前无边的黑暗宣告：我曾经是那样不顾一切地去爱，去生活！

可惜的是，地球上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原来隐藏着的世界一个个被揭去了面纱，让无数观众的目光将所有黑暗的角落照亮。生命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就已经是那么的明亮、宽敞，似乎用不着我再去寻找什么，也不需要钥匙——自动门听到我的脚步声会开启，将失去的世界拱手奉还。地球真的成为了我的家。仅仅因为具有生命，我便同时也拥有了太多的世界和太多的光明，以至于感受不到黑暗的压迫和寻找的诱惑。而人对于自己富有的东西从来是不会珍惜的。挥霍使一切珍贵的东西贬值。我甚至还感到一种负担，我像个生命的观光客，走廊里开着五光十色的橱窗，向我展览明明白白的世界，我急匆匆地一个一个赶着去看。每一幅景色都是瞬间。生活便是在匆忙中的旅行，连赶到终点都是那么匆匆——当发

发现自己什么都未曾找到过时，生命的舞台已经谢幕。

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和浩如烟海的知识书库，已经摧毁了许多扇门——起码是在门上开了个透明的窗子，让我们在门外头也能窥探到门里的世界。失去了神秘感也就失去了诱惑人的力量，世界从一部惊险的侦探小说变成了浅明的儿童画报，又像一个曾经可以呼风唤雨的魔术师，突然被慢镜头、多角度的摄像技术剥去了全部诡秘的外衣。世界变得没有意思了，她的光明太刺眼。城市里灰蒙蒙的天空中挤满了参差不齐的楼群，看似模糊、繁杂，其实却坦白、空荡。

见识的增多似乎总会带来惊奇的减少，因为大惊小怪必定意味着狭隘和浅薄。于是，惊奇便成了现代生活中的罕物。今天的人们，什么世面没见过。海湾战争中美军空袭巴格达的场面就像除夕夜的烟火；索马里的难民在电视上一次次地曝光，你对他们就像对邻居家小孩一样熟悉。总之，没什么好稀奇的。于是有人说，玩的就是心跳——平常的东西是没有人去玩的，所以吃饭和喝水从来不会成为游戏——可见，“脸不变色心不跳”已不再是骗子的专利，而成为了普通人的标准速写像。

可是这世界总还是有她一些隐秘的地方。西藏，就是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因此当我对朋友们说“我要到西藏去”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在脸上挂起了惊奇的招牌，定格——睁大了的眼睛像是正要努力发出光来，照亮我头脑中错乱的神经，以期使我幡然醒悟——西藏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而我在这烛照之下却愈加相信：既然那么多人对西藏不敢造次，西藏一定是个好玩的地方，那里仍然有一扇完整的门，深深地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我曾经猜想过西藏，像我猜想其他那些把我关在门外的世界一样。在我的猜想中，西藏是喜马拉雅的雪，是雅鲁藏布的水；是布达拉宫的红墙，是大昭寺里缭绕的香烟；是朝圣路上磕长头的信徒，是广袤荒原上翱翔的鹰。所有这些猜想就像珠穆朗玛峰上的永

久积雪，任我用怎样的热情也无法将其融化成现实。它们太遥远，太遥远，甚至在我的视野之外，是一扇看都看不见的门。然而这却正是一个要我去寻找的世界，一个仍然躲在门背后诱惑着我的世界。

西藏啊，你该是个什么模样！

不知道是什么使西藏变得遥远，成为隐藏着的世界。其实那里不也生活着与我们一样的人，重复着一样的人类生活吗？也许正因为此，西藏更加成为了值得我们去寻找的世界。南极和北极成为旅游点的希望渺茫得就像冰面上的蒸汽，而世界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却坐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多么幸运的安排！还有什么可使我们犹疑不敢走上这片高原的呢？

很多时候，找钥匙开门的过程比走进门之后的遭遇要艰难得多，西藏尤其如此。真正难以攀登的绝不是那几千米的海拔，而是自己心中对西藏的错觉和怀疑。“听说高山反应是要死人的。”“还听说……”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听说”，使得人们失去了寻找世界的勇气，仿佛去了西藏非但寻找不到世界，还会连自己都要寻找不到了。孔夫子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实在是有道理。

其实打开西藏之门的钥匙只是勇气、决心，加上为数不多的一笔钱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凭着这些，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去过西藏，他们并没有因高山反应而死掉，相反，不少人在那里寻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和生命中多一分的光明。这其中就有我们。

接下来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故事——我和伙伴们寻找世界的故事。我们怀着猜想、错觉和怀疑，带着用勇气、决心和友谊铸成的钥匙，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去敲响那扇紧闭着的门；然后，我们打开了它，在门里面看到了一个奇谲壮美的世界，仿佛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最后，我们离开了它，静静地关上了门，用留恋和回忆将它重新锁好。从此，那方天地在我们心灵中开了一个永远的窗子，再也不会黑暗和陌生。

青海青(西宁—格尔木)

(一)

和任何一次火车靠站一样，我们的列车驶入西宁站后便将站台上所有的人都牵动起来。因为是终点站，下车的人特别多，站台上接站的人们被挤得有些慌乱，寻找和企盼的目光也更急切了些，但终于纷纷地都找到了自己等待的人，做了一番热烈、惊讶、欣喜甚或伤感的表示之后，便共同拎了行李，热切地攀谈着汇入了出站的人群。结束 44 小时的长途旅行，很多人可以回到自己家中休息了，像一丝快乐的火苗加入到这个城市温暖的氛围中。我们仍是孤独的一群。陌生的西宁城只是我们更长征途的一个起点，想到入藏的艰难便不敢再去多看人家洋溢着回家的喜悦的脸，生怕自己被那笑容软化。

我们由于行李过多，落在了最后出站。这时已是八点多钟的光景，天蒙蒙黑，但车站广场上的热闹似乎一点也没有消褪的意思。